

· 文献学研究 ·

《春秋左传注》四例辨析

张 干 侯东晓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摘 要: 杨伯峻先生所作《春秋左传注》为注解《左传》的经典之作。今指出其中四处有待商榷之注释: 隐公三年所引《玄鸟》诗非为赞兄终弟及之义; 隐公七年“不赖盟矣”之句, “赖”训为“依赖、依恃”更为准确; 桓公六年“民力普存”之文并不分释“博硕肥腍”; 庄公六年杨注引《卫世家》“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 “奉王命”当为“假借王命”之意, 以就正于方家。

关键词: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疑义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Discussion on Four Examples in Exegesis on Chunqiu Zuozhuan

Abstract The Exegesis on Chunqiu Zuozhuan written by Yang Bojun is a classic work. The paper finds out four doubts and discusses them. First, the poem of *Xuanniao* cited in the third years of Yin Gong is not to praise a younger brother's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after the death of his elder brother. Second, in the sentence of "Bu Lai Meng Yi" of the seventh year of Yin Gong, it is more accurate to explain the word "lai" as "rely on or depend on". Third, the sentence of "Min Li Pu Cun" of the sixth year of Huang Gong doesn't explain the sentence "Bo Shuo Fei Tu". Fourth, in the sixth year of Zhuang Gong, the true meaning of "according to the king's command" is "fake king's command". Seek advice from experts.

Key words Exegesis on Chunqiu Zuozhuan; Yang Bojun; doubt

1 引言

《春秋左传注》一书于1981年完成初版, 1986年杨伯峻先生进行修订定稿。《春秋左传注》更加符合现代语境, 其将串讲与训诂相结合, 并在每年之首对鲁国之外的各诸侯国纪年进行汇总标明, 加强了阅读的便利性。此书注重使用“二重证据法”, 将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对历史现象加以深入地分析说明。故《春秋左传注》为注解《左传》的经典之作。杨伯峻先生的工作对研读《左传》文本、掌握春秋史实具有巨大帮助, 但偶尔亦难免有不足之处。今指出隐公三年、隐公七年、桓公六年、庄公六年四处有待商榷之注释, 以就正于方家。

2 《春秋左传注》四例辨析

2.1 隐公三年引《玄鸟》诗非赞兄终弟及之义

《左传·隐公三年》, 君子曰: “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飧之, 命以义夫。《商颂》曰: ‘殷受命咸宜, 百禄是荷。’ 其是之谓乎!”^{[1]30}

杨注: “殷受命咸宜, 百禄是荷”为: 受、授古人多同用“受”, 疑此受即授殷商王位, 早期多兄终弟及, 宋宣公亦不传子而传弟, 故引此诗。窃疑作者读“咸宜”之“宜”为“义”, “宜”、“义”古音全同, 可通训。“殷受命咸宜, 百禄是荷”者, 亦谓殷王兄终弟及为义, 因而得各种福禄也。

按: “殷受命咸宜, 百禄是荷”出自《商颂·玄

鸟》。《玄鸟》篇毛序曰：“祀高宗也”，郑玄指出此高宗即为武丁^[12]。故《玄鸟》应为对商王武丁的祭祀诗歌，赞美武丁时期的殷朝复兴。从殷商历史来看，阳甲即位时商朝衰落，已经失去对周边邦国的威慑力，在当时，“诸侯莫朝”^{[3]99}。其后阳甲之弟盘庚迁都至殷，商代显现出复兴的状况。盘庚之后，其弟小辛继位，殷商政治又出现衰弱。小乙为小辛之弟，于小辛卒后接下王权。在小乙时期，政治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商朝依然延续着之前的颓势。武丁为小乙之子，其在位期间任用傅说为相，殷商复兴。从阳甲到武丁，只有武丁是以父死子继的方式继承王位，之前四人皆是兄终弟及。《玄鸟》一诗的祭祀对象为高宗武丁，主旨是颂扬武丁功德，而武丁恰恰是以子的身份登临于庙堂，之前以弟身份获得朝代权力的小辛与小乙都使得殷朝出现危机。所以，“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之句并非是赞颂兄终弟及之义。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断章赋诗，余取所求焉。”^{[1]145}可知，《左传》多截取诗句，引诗化用，使之符合己意。这种掺杂己意的引诗方式只使得诗句符合事件的产生环境，而往往与《诗经》的原始意旨相悖。

《左传》引此诗的原文为：“君子曰：‘宋宣公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1]30}宋宣公传位于其弟宋穆公，左丘明认为这种行为符合道义，而穆公卒后复传位于宣公之子，这是宣公福禄的延续，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即说明此意。《左传》引用此句，仅赞扬宣公出于道义的行为使得福禄延及其子，而与《毛诗》本义无涉，不应据此上溯诗句原旨。

2.2 隐公七年“不赖盟矣”句“赖”为“依赖”意

《左传·隐公七年》，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1]55}

杨注：赖，善也，利也。

按：陈国大夫五父与郑庄公缔结合约，歃血为盟，却在盟誓的过程中忘记盟词。郑国大夫洩伯即以此句评价五父。杨注训“赖”为“利”，“不赖盟矣”为“对盟约不利”之意。《左传·襄公十四年》有“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之句，杜预注：赖，恃也。“繄伯舅是赖”为宾语前置，即是“赖伯舅”之意。此处之“赖”与“不赖盟矣”的“赖”同为动词。《尔雅·释言》篇，邢昺解“恃”为“依恃”^[4]。所以，“不赖盟矣”应为“不依赖盟约”之意，“繄伯舅是赖”亦可译为

“依赖伯舅”。《国语·楚语上》“赖子之善善之也”，韦昭同样以“恃”释“赖”^{[5]483}。李梦生亦译“不赖盟矣”之“赖”为“依赖”^[6]。故“不赖盟矣”句中之“赖”应为“依赖”，非训为“善”“利”。杨注解“赖”为“善、利”，意为“对盟约不利”，其意亦可通，但此种解释色彩近于串讲，而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训诂。若注“赖”为“善也、利也”，则同出《左传》的“繄伯舅是赖”之句则不可解。如果训“赖”为“依赖、依恃”，便可通解两句之意。所以，将“赖”训为“依赖、依恃”更为准确。

2.3 桓公六年“民力普存”之文并不分释“博硕肥腍”

《左传·桓公六年》，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蠹也，谓其备腍咸有也。”^{[1]111}

杨注认为：“民力普存”为“博硕肥腍”之“博”；“其畜之硕大蕃滋”为“博硕肥腍”之“硕”；“不疾疫蠹”为“博硕肥腍”之“肥”；“备腍咸有”为“博硕肥腍”之“腍”。四者分释“博硕肥腍”。

按：此段为季梁阻随侯追楚之语。季梁特别强调民众的地位，认为民众是神灵的主人。突出人的地位是该段核心语义，下文皆为阐述此义而服务。其后，季梁继续说明，圣王应该把民众放于首位，所以，在祭祀的时候祷告“博硕肥腍”。可见，“博硕肥腍”指称对象是人，用以突出人的重要性。下句“谓民力之普存也”揭示出“博硕肥腍”的主旨，即民众生产能力的广泛存在。后句“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蠹也，谓其备腍咸有也”起解释作用，说明“博硕肥腍”象征“民力普存”的原因。只有民众生产力的发达，才会使得牲畜繁殖兴旺、肥硕壮大，使祭肉供应充足。“硕大蕃滋”“不疾疫蠹”“备腍咸有”是“民力普存”的三种表现形式。祭告祷词的核心语义指向人，

“民力普存”指人，而后三者“硕大蕃滋”“不疾疫蠹”“备腍咸有”则指牲畜。若将四者并列，则导致人与牲畜相混，使句子语义指向偏离中心。故四者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前者“民力普存”包举后三者。“硕大蕃滋”“不疾疫蠹”“备腍咸有”的作用为解释前者，可单独成句。

2.4 庄公六年引《卫世家》“奉王命”为“假借王命”意

《左传·庄公六年》，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洩、右公子职，乃即位^{[1]167}。

杨注:《卫世家》云“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复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案之《左传》,齐率诸侯之师伐卫,纳卫惠公,而周庄王命子突救之,则诸侯之师显与王命相违,而《史记》云“奉王命”,恐不确。

按:杨注所引《卫世家》已经言明黔牟逃难至周。周为其提供庇护,说明周惠王支持黔牟。《史记》作者在行文之时已经明确认识到此点。《卫世家》前后文紧密相连,不应出现矛盾。“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其中“奉”当训为“藉”。“藉”与“奉”的名词性词义皆指“放置祭品的草垫”,所以,二者可互训。《国语·齐语》言齐桓公之时,“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5]^[239]韦昭正以“藉”注“奉”。“藉”为从母铎部,“借”为精母铎部。从母与精母皆为齿头音。藉、借二字声母发音部位相同,且属于同一韵部,所以发音相近。因发音相似,故藉、借二字互通。从古籍用例来看,《战国策·西周策》言:“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西周。”^[7]《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3]^[2356],以“藉”作“借”。《汉书·游侠传》作:“以躯藉友报仇,臧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不可胜数。”^[8]就前代诸家文本注释而言,

多有以“借”解“藉”者。《左传·宣公十二年》有“敢藉君灵以济楚师”之句,杜预释“藉”为“假借”^[9]。

《说文·人部》段玉裁注:“古多用藉为借。”^[10]^[374]《韩非子·孤愤》有“其可借以美名者”之句,王先谦指出:“借、藉古通。”^[11]故“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之“奉”当训为“藉”,“藉”通“借”。“奉王命”犹言“借王命”,为假借王命之意。

3 结语

作为重要的经部文献,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历来众多,诸家对同一词句的解释亦往往彼此相异。《春秋左传》等周秦古籍兼有文、史、哲三方面内容,从文字学角度进行注释时,还需要参照必要史实对训诂内容进行审视。正因如此,《春秋左传注》一书需广泛征引,并对不同观点加以推考,判明正讹。该书引用书目共为十一类,即:关于《春秋》的专著、《春秋左传》类、其他经书类、史书类、子书类、考证笔记之属、天文历法类、地理类、甲骨钟鼎古器物之属、小学字书及语法修辞之属、姓氏氏族之属^[10]^[374]。从失误原因来看,该书在广博的知识架构之中难免存在些许细节疏失。对前人经典作品进行枝节修补,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学术的严密化与把握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吴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106.
- [3] 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郭璞.尔雅注疏[M].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8.
- [5] 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6] 李梦生.春秋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
- [7]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45.
- [8]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4:3701.
- [9] 杜预.春秋左传正义[M].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94.
- [10]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 [11] 王先谦.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81.

作者简介:张干(1993—),男,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侯东晓(1991—),男,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收稿日期:2017-12-09